

# 中美大学生隐喻理解能力比较研究<sup>\*</sup>

袁凤识<sup>1</sup> 许保芳<sup>1</sup> 王立非<sup>2</sup>

**提要:** 本研究运用隐喻理解程度测验,对 251 名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和 35 名美国大学生的隐喻理解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中国被试对测验题项的理解总体上略好于美国被试,但两者的理解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者在部分隐喻例句的理解方面呈显著性差异,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隐喻例句词汇的具体程度有关。

**关键词:** 中美大学生; 隐喻理解; 比较

**Abstract:** Based on a judgment test of metaphor comprehension difficulty, this study compares 251 Chinese English majors' metaphor comprehension ability with 35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ough the Chines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est items somehow better than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the understanding of both groups exhibit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Further analysis that reveals there are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ertain test items, which are to some extent related to the concreteness of the words in the metaphors.

**Key words:**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metaphor comprehension; comparison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4-5112(2012)01-0073-09

##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意义主要来自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近年来,应用认知语言学研究认为应该将认知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其中,隐喻作为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等多种理论相互作用的窗口,是人类认识自我、语言和世界之间关系的平台。在此背景下,学习者隐喻能力研究已成为应用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隐喻能力一般指理解和产出隐喻的能力(Kogan 1983; Danesi 1986, 1993, 1995; Littlemore 2001; Kecskes & Tünde 2000)。多数研究者基本同意隐喻能力可包括隐喻的辨认、理解、解释和产出(Littlemore 2001; Masumi 2005; Iijima & Murrow 2006)。

目前,隐喻能力研究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语言水平与隐喻能力的关系。国外相关研究对语言水平和隐喻解释、隐喻理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例如,Johnson(1989)对一组 7-12 岁能够讲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儿童进行了研究,发现口头隐喻解释的复杂性与儿童的两种语言都相关,但口头隐喻解释的复杂性与大脑注意力(mental-attentional capacity)的相关性要高于其与任一语言水平的相关性。Johnson(1991)又以移居到加拿大 3 年以下的双语(西班牙语、英语)儿童和在加拿大居住 5 年以上只会讲英语的母语儿童为被试进行研究,发现两者在隐喻解释的复杂性方面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她解释说,语言水平在隐喻理解中可能起着一定作用,但是语言信息处理能力和相关知识是决定儿童隐喻解释复杂性水平的主要因素。

其他相关研究(Johnson & Rosano 1993; Littlemore 2001 等)表明二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并非一定与学习者语言水平有关,而是与一定范围内的认知因素有关。Johnson 和 Rosano(1993)研究了加拿大成人英语本族语

\* 本文系北京市 2010 年人才强教中青年骨干项目(编号 PHR201108062)与北方工业大学科研基金项目“英语专业大学生隐喻能力实证研究”的部分成果。

者和英语为二语学习者的认知风格、语言水平和隐喻理解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本族语者的英语水平高于二语学习者,但两者在英语认知成熟度(cognitive sophistication)、隐喻解释或隐喻解释的流利性方面没有呈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该研究认为英语水平并不构成以英语为二语学习者的隐喻交际障碍,尽管文化和语言因素可能影响隐喻解释的内容。影响隐喻解释复杂水平的主要因素不是语言水平而是认知因素,因此他们认为认知因素比语言水平因素对隐喻解释更为重要(Johnson & Rosano 1993: 161)。

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隐喻理解能力已成为语言学习必备能力之一。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外语学习者的隐喻理解能力有限。Danesi(1993)发现典型的外语课堂学习者的隐喻理解能力十分有限。还有一些研究对不同学习环境下学习者的俚语理解能力进行了考察,发现学习者在自我学习环境下的隐喻理解能力有限,但在教师指导下时隐喻理解能力显著提高。例如,Hulstijn(2003)、Verspoor 和 Lowie(2003)的研究发现,在没有任何指导或培训的情况下,学习者猜测隐喻性语言含义的成功率较低。Boers 和 Demecheleer(2001)发现,78 名法国高级英语学习者自主猜测可想象性习语(imagistic idiom)的意义时具有一定变化性。而 Skoufaki(2005)在对 40 名希腊高级英语学习者的隐喻习语猜测能力进行研究时发现,语境对隐喻意义猜测有一定影响;如果把习语由单独列表改为嵌套在课文中,则显著降低了学习者自发利用想象、母语、逐词辨析以及单个词汇的语义延伸程度。

在国内,魏耀章(2007)的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能力既与语言水平有关,又与认知能力有关,其研究发现语言水平可解释隐喻理解能力方差变异的 48.3%。但我们认为,该研究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研究者没有控制好语言难度变量。因此,要想研究认知主体的语言隐喻理解情况,必须对语言的难度变量进行控制,否则结果反映的可能不是真正的隐喻能力。

英语本族语者的语言水平通常要高于中国英语学习者,那么前者的隐喻理解能力是否一定好于后者?本研究以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和英语本族语者为被试,着重对他们的隐喻理解能力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探讨隐喻理解能力与语言水平的关系。

## 二、研究方法

### 1. 研究问题

中美大学生在隐喻理解方面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 2. 研究对象

中国被试来自某省属二类本科学 4 个年级的英语专业学生,取样时采用了抽取学号的方式。各个班级都有一定数量的被试分布,被试语言水平基本上能够代表年级平均语言水平。剔除少数无效问卷后,共收集 251 名被试的数据。美国被试是 35 名来中国参加汉语培训的美国大学生。

### 3. 研究工具

隐喻理解难易度判断测验包括 32 个隐喻例句。例句来自 Katz 等(1988)的研究。我们根据难易度、具体与抽象程度的不同,共选取了 32 个例句(具体分类见附录)。难易度的分类依据是 Katz 等(1988)在研究中给出的英语本族语者对这些隐喻例句的难易度判断数据。该数据源于较大样本本族语者对 260 个隐喻例句的比较判断,因此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隐喻本身的难易度,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对于难易度的评判,我们采用 5 级量表,1 表示“最难”,5 表示“最易”,2-4 分别表示“较难”、“中等”和“较易”。为尽量减少被试在例句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在实际调查时又进行了说明,要求他们主要判断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每一个例句,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情况在相应的数字后面打钩。

### 4. 数据分析

测试完成后,我们运用 SPSS16.0 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 三、研究结果

### 1. 中美被试总体隐喻理解比较

我们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组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见表 1。

表1 中美被试总体隐喻理解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中国被试		美国被试		t 值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隐喻理解	3.4953	.51982	3.3607	.49714	1.442	.150

表1显示,中美被试在总体隐喻理解方面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中国被试隐喻理解难易度判断数据(平均值3.4953)高于美国被试数据(平均值3.3607)。这说明美国被试认为这些隐喻例句更难以理解,而中国被试却认为理解相对容易。一般说来,英语本族语者的英语水平高于英语为外语的学习者,而中国被试隐喻理解能力高于英语本族语者说明语言水平的差异不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隐喻理解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中美被试对于具体隐喻例句的理解情况,我们又对32个隐喻例句难易度判断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表3和表4。3张表格分别呈现了隐喻理解没有差异例句、中国被试认为较难例句和美国被试认为较难例句的数据。

表2 中美被试隐喻理解程度基本相同的例句

题项	中国被试		美国被试		t 值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5) Time is the skin of an onion.	2.7570	1.23641	2.6571	1.02736	.456	.649
(12) Perception is the father of memory.	3.4263	1.16170	3.1143	1.07844	1.501	.134
(15) The unconscious is the kitchen of ideas.	2.8964	1.19550	2.9143	1.09468	-.084	.933
(16) Rain clouds are pregnant ghosts.	2.9163	1.26054	2.5143	1.14716	1.786	.075
(20) Poems are the seeds of culture.	3.8247	1.02818	3.7714	.84316	.293	.770
(21) A judge is a balance.	4.0359	1.02894	3.8571	.94380	.972	.332
(25) Religion is the lifeblood of society.	3.5458	1.07373	3.7429	1.09391	-1.015	.311
(26) Time is a physician.	3.3785	1.27600	3.5429	1.17180	-.721	.472
(27) A desert is a sea.	3.2550	1.33219	3.2857	1.34101	-.128	.898
(31) Loneliness is a desert.	4.1912	.99362	4.0857	.85307	.598	.550

表2列举了中美被试在隐喻难易判断方面没有统计学显著差异的例句。虽然中国被试认为多数例句较容易理解,但他们对于例句(15)、(25)、(26)等的理解程度低于美国被试。这几句例句中的“the kitchen of ideas”、“lifeblood of society”等隐喻都相对较为抽象,表明美国被试可能对抽象表达的理解能力高于中国被试。

表3 中国被试较难理解的隐喻例句

题项	中国被试		美国被试		t 值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4) Official reports are skeletons of the truth.	3.0080	1.03147	3.6000	1.03469	-3.180	.002
(6) Books are treasure chests of information.	3.8207	1.05628	4.6000	.65079	-6.058	.000
(8) Whiskey is penicillin for the soul.	3.2470	1.15358	3.9143	1.01087	-3.251	.001
(9) Courtesy is a sweet note in the noise of the city.	3.5378	1.12852	4.0000	1.11144	-2.274	.024
(13) Artists are gods.	3.1833	1.05370	3.6000	1.24144	-2.143	.033
(19) Lust is anarchy.	2.6135	1.16192	3.0857	1.17251	-2.250	.025
(28) Television is the aspirin for boredom.	3.7012	1.17062	4.3714	.68966	-4.856	.000
(29) Thought is a boiling kettle.	3.2908	1.14851	3.7143	1.04520	-2.065	.040
(30) Freedom is truth.	3.4183	1.30396	3.9714	.98476	-2.979	.004

表 3 列举了中国被试认为较难理解而美国被试认为较容易理解的隐喻例句,中美被试对这些例句的理解呈显著性差异。我们注意到例句(4)、(6)、(8)、(9)、(28)等的始源域都是相对比较抽象的表达式。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被试在理解相对抽象的概念时有一定困难,原因在于这类抽象名词的意义比较难以理解,语义属性不如具体词汇显著,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语义关联很难建立。

表 4 美国被试较难理解的隐喻例句

题项	中国被试		美国被试		t 值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1) A museum is a history book.	4.4861	.72856	4.0571	.87255	3.181	.002
(2) The soul is a voiceless thought.	3.6653	1.12408	2.7429	1.14642	4.537	.000
(3) A sailboat is a cat.	2.4422	1.05435	1.8000	1.10613	3.356	.001
(7) A train is a large worm.	3.8526	1.09826	3.4000	1.21752	2.253	.025
(10) Love is a flower.	4.4940	.81177	3.9429	.99832	3.653	.000
(11) Airplanes are angry birds.	3.6693	1.12704	3.1143	1.10537	2.736	.007
(14) A dynasty is a play.	3.6335	1.08126	2.9143	1.14716	3.659	.000
(17) A wish is a butterfly.	3.5896	1.05590	2.8857	.93215	3.745	.000
(18) A lawyer is a lighthouse.	3.3904	1.12024	2.4857	.95090	4.553	.000
(22) Wisdom is a weatherman.	3.3307	1.17907	2.8571	1.00419	2.555	.014
(23) Money is blood.	3.7649	1.16813	2.9429	1.02736	3.954	.000
(24) Each new idea is a sun.	4.2629	.86867	3.4571	1.19663	3.845	.000
(32) A fisherman is a spider.	3.2191	1.32204	2.6000	1.21752	2.619	.009

表 4 汇总了美国被试认为较难理解的隐喻例句,中国被试对这些例句的理解能力都好于美国被试。中美被试对这些例句理解难易度判断的差异已经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我们注意到,除例句(2)外,其他隐喻例句的始源域都是具体事物,而加工这些隐喻需要充分运用形象思维。那么中美被试对始源域是具体事物的隐喻理解差异是否与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东西方在形象思维方面的差异有关呢?认知科学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例如杨伟国(2001:3)认为,运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在利用符号记录语言时,不知不觉抛弃了很多形象信息,走向表音文字方向,在形音义三类信息中侧重音义两者的结合;而运用象形表意文字的民族在利用符号记录语言时,重视形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被试更擅长运用形象思维来理解隐喻。当然,这种结论正确与否需要更多认知科学的实证研究来验证。除了思维方式的差异外,我们认为表 3、表 4 显示的结果也可能与东西方诸多文化方面的差异有关。例如,西方人经常喝威士忌,其对上帝和宗教的理解普遍与中国人不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美被试对具体和抽象程度不同隐喻的理解差异情况,我们又根据本体和喻体抽象程度差异,对不同年级被试和中美被试的隐喻理解分别进行了比较分析。

## 2. 中国一至四年级被试对抽象程度不同隐喻的理解能力比较

我们根据本体和喻体的抽象程度,将 32 个隐喻例句分为 4 类:第一类本体和喻体都是具体事物,用“具体+具体”表示;第二类本体为具体事物,喻体是相对抽象事物,用“具体+抽象”表示;第三类本体是相对抽象事物,而喻体是具体事物,用“抽象+具体”表示;第四类本体和喻体都是相对抽象的事物,用“抽象+抽象”表示。具体隐喻例句的分类情况见附录。

我们首先对不同年级中国被试的隐喻理解进行了比较。结果见表 5 和图 1。

表5 中国一至四年级被试对抽象程度不同隐喻理解的描述性结果

类别	年级	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最小值	最大值
						下限	上限		
具体+具体	一	61	3.4570	.54193	.06939	3.3182	3.5958	2.12	4.38
	二	61	3.3914	.57666	.07383	3.2437	3.5391	2.12	4.62
	三	64	3.5742	.61991	.07749	3.4194	3.7291	1.88	4.88
	四	65	3.6077	.51009	.06327	3.4813	3.7341	2.50	4.62
	总体	251	3.5100	.56692	.03578	3.4395	3.5804	1.88	4.88
具体+抽象	一	61	3.4426	.55835	.07149	3.2996	3.5856	2.38	4.62
	二	61	3.3832	.66649	.08533	3.2125	3.5539	1.88	4.88
	三	64	3.5293	.68456	.08557	3.3583	3.7003	1.50	4.88
	四	65	3.5077	.55502	.06884	3.3702	3.6452	2.25	4.75
	总体	251	3.4671	.61779	.03899	3.3903	3.5439	1.50	4.88
抽象+具体	一	61	3.7541	.59598	.07631	3.6015	3.9067	2.38	5.00
	二	61	3.5143	.62629	.08019	3.3539	3.6747	1.88	4.75
	三	64	3.7754	.67303	.08413	3.6073	3.9435	2.25	5.00
	四	65	3.6019	.53395	.06623	3.4696	3.7342	2.25	4.75
	总体	251	3.6619	.61493	.03881	3.5854	3.7383	1.88	5.00
抽象+抽象	一	61	3.3709	.57824	.07404	3.2228	3.5190	2.12	4.50
	二	61	3.2910	.65619	.08402	3.1229	3.4590	1.75	4.62
	三	64	3.4238	.63176	.07897	3.2660	3.5816	2.00	4.75
	四	65	3.2827	.60567	.07512	3.1326	3.4328	1.88	4.50
	总体	251	3.3421	.61769	.03899	3.2653	3.4189	1.75	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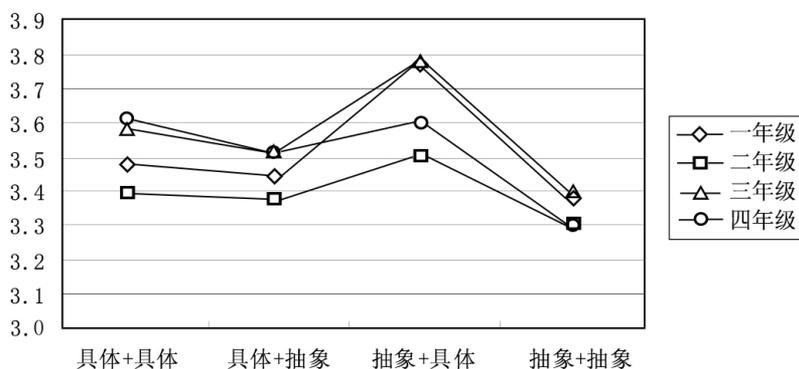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年级被试对抽象程度不同隐喻的理解折线图

从表5和图1可以看出,不同年级中国被试对抽象程度不同的4类隐喻例句的理解呈现出一致性规律:

“具体+具体”和“具体+抽象”两种类型的隐喻理解处于中等水平,“抽象+具体”的隐喻最容易理解,而“抽象+抽象”的隐喻对各个年级来说都比较难。这说明对于中国被试来说,如果用具体事物形容抽象事物,他们就很容易理解,而如果用抽象事物来形容抽象事物,他们就较难理解。

3. 中美被试对抽象程度不同隐喻的理解能力比较

以上分析显示,不同年级中国被试对 4 种类型隐喻的理解具有一致性特点。为了进一步探讨中美被试的隐喻理解是否具有相似或相异特征,我们对两者关于 4 种类型隐喻的理解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6 和图 2。

表 6 中美被试对抽象程度不同隐喻理解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类别	中国被试		美国被试		t 值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具体+具体	3.5100	.56692	2.9607	.65289	5.268	.000
具体+抽象	3.4671	.61779	3.7786	.50008	-2.853	.005
抽象+具体	3.6619	.61493	3.3929	.53734	2.459	.015
抽象+抽象	3.3421	.61769	3.3107	.61862	.282	.7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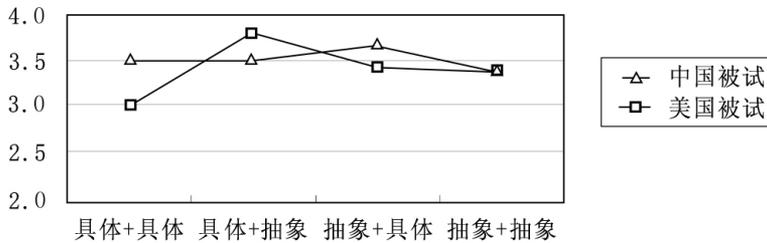


图 2 中美被试对抽象程度不同隐喻的理解折线图

从表 6 与图 2 可以看出,中美被试在 3 种类型隐喻的理解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性,而且差异均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中美被试比较结果并没有呈现出与中国一至四年级被试比较结果相一致的趋向。

在“抽象+抽象”类型隐喻理解方面,中美被试的理解程度几乎完全相同,他们均认为这种隐喻类型较难理解。抽象概念的属性特征与抽象词汇意义一致,被试很难把握抽象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另外,理解程度基本相同也可能与隐喻本身的因素有关。一般说来,英语本族语者对抽象概念的理解要好于中国英语学习者,然而理解概念并不完全等于建立语义关联。由此可见,隐喻加工过程离不开主客体的互动作用,单凭主体语言水平因素无法解决隐喻理解的全部问题。下面具体分析中美被试在其他 3 种类型隐喻理解上的显著性差异特征。

在“具体+具体”类型隐喻理解方面,中国被试的水平显著高于外国被试。对这种类型隐喻的理解要依赖形象思维,并借助这些事物在脑海中的意象。根据东西方在形象思维方面有差异的观点(见杨伟国 2001),这种结果可能与东西方的形象思维差异有关。

在“抽象+具体”类型隐喻理解方面,中国被试的理解能力也显著好于美国被试,与“具体+具体”类型隐喻理解的结果相近。前面对一至四年级中国被试的比较结果显示,他们均认为这类隐喻最容易理解。因为本体是抽象事物,比较难以理解,如果借用具体事物加以形容,则理解变得非常容易。但在美国被试看来,这类隐喻理解难度仍然较大,其理解水平和“抽象+抽象”类型隐喻差异不大。原因可能在于美国被试对抽象概念的理解要好于中国被试,如果再借用具体事物来形容,他们反而认为隐喻更加复杂、难以理解。

在“具体+抽象”类型隐喻理解方面,结果与前两类完全相反,中国被试的理解程度低于美国被试。究其

原因,中国被试在理解目的语抽象概念方面还有一定困难,如果用抽象概念来形容具体事物,反而使隐喻更加难以理解。

就本研究而言,在总体隐喻理解方面,中国被试要好于美国被试。本研究还发现理解程度与隐喻例句类型有关,特别是词汇所指称事物的具体和抽象程度。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被试更容易理解“具体+具体”和“抽象+具体”类型的隐喻,而美国被试更容易理解“具体+抽象”类型的隐喻。这可能是由于目的语抽象概念对外语学习者造成了理解困难。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目的语中表示具体事物的词汇,因为他们可以借用母语中的相关概念或现实中的实物来帮助理解,但现实中没有目的语抽象名词的指称对象,无法启动相关的语义属性,从而造成他们的理解困难。

#### 四、讨论

隐喻理解能力是隐喻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隐喻能力的本质是认知主体在不同认知对象之间建立语义关联的能力,语义关联指的是隐喻意义。从建立语义关联的角度来说,隐喻能力是一种技能;从语义关联的内容来说,隐喻意义是一种思想。隐喻能力是通过隐喻思维过程反映出来的跨域认识事物的能力,隐喻思维具有体验性。王德春(2009:3)指出,“认知是客体通过主观经验和社会实践作用于人脑而形成的能动反映,而语义就是认知结果通过语言单位在人脑中的反映,被语言群体公认后而成为语义事实。……人除了直接反映客观事物外部特征的直接反映外,更有通过语言和思维反映事物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概括反映。”这一概念强调了语义来源于人脑通过语言对认知结果的反映。

认知主体依赖自身认知体验来建构隐喻语义关联,而认知体验的核心内容是普通概念化能力(general conceptualizing capacity)。Johnson(1996:219)对Lakoff的概念隐喻观进行了归纳,指出Lakoff强调传统概念隐喻存在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是我们概念系统的一部分,但隐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概念过程(conceptual process);Lakoff假设认为虽然概念系统可能具有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差异性,但人们的普通概念化能力具有普遍性。既然隐喻植根于两种文化共有的人类经验之中,那么二语学习者就能运用其普通概念化能力来建构隐喻意义。这种普通概念化能力可能就是Cummins(1984)所说的相互依赖于二语和二语的“共有能力”(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的一部分。它的含义就是人们根据自身体验对周围事物进行认知并最终形成概念的能力。Johnson(1996:219)认为如果这种概念化能力在隐喻理解中起着根本作用且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就不能期望二语水平会对二语隐喻解释概念水平或复杂性水平有非常重要的限制作用。

我们认为,人们在与周围世界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普通概念化能力,这种能力的实质就是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具有一定共性,个体体验在隐喻思维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身体的认知体验行动不仅形成了语言与思维的复杂系统,而且其主观感觉经验为思维和语言提供了主要基础(程珊,胡开宝2008:471)。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们有着基本相同的生活体验,所以拥有相同的概念化能力,从而能够理解和学会彼此的语言。在隐喻理解过程中,认知主体根据自身体验,充分发挥普通概念化能力,依靠自身对事物概念化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事物基本属性的认识,充分发挥联想,在属于不同语义范畴的认知对象之间构建起一定语义关联,最终实现隐喻意义的解读或根据需要构建新的语义联系。这种普通概念化能力决定了不同文化的人们拥有基本相同的隐喻能力。

不同语言水平、不同文化的人们由于对周围世界认识的共同性决定了他们在概念范畴方面的认知共性。人们的思维在感性、认知、社会和语言心理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之处,这是因为客观世界的相似性决定了感性认识的共同性,从而导致思维(即概念构成)的共同性;换言之,大自然的结构特点制约着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使其在基本概念范畴方面有共同之处(施光,辛斌2007:105)。人类具有大致相同的认知体系,它适合各个时代的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因为从整体来说,人类面对相同的客观世界,具有相同的思维工具——大脑和各种感知器官,生理机制是相同的,具有相同的认知能力,同样能够使用语言(张炼强2007:101)。因此,不同文化的人们对一般词语所指的客观事物的共有属性有基本相同的联想,所建立的语义关联也基本相同。

#### 五、结语

在本研究中,我们对语言、文化、隐喻例句的结构、被试等因素进行了一定的控制,发现被试在隐喻理解方

面的差异性与语言水平并无相关关系。虽然中国被试对隐喻例句的理解水平略高于美国被试,但并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隐喻理解能力与语言能力之间并不是一直呈线性增长的逻辑关系,拥有语言能力并不一定拥有隐喻能力,所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提高语言水平来提高隐喻能力。

本研究同时发现中国被试更容易理解用具体事物作为始源域的隐喻,而美国被试似乎更容易理解始源域为抽象概念的隐喻。这是否预示着东西方在形象思维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语言中隐喻的理解?这需要更多严谨的科学证据来证实。

#### 参 考 书 目

- [1] Boers F & Demecheleer M.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on learners' comprehension of imaginable idioms [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2001, 55(3): 255-262.
- [2] Cummins J. *Bilingualism and Special Education: Issues in Assessment and Pedagogy* [M]. San Diego: College Hill Press, 1984.
- [3] Danesi M. The role of metaphor in second language pedagogy [J]. *Rossegna Italiana di Linguistica Applicata*, 1986, 18(3): 1-10.
- [4] Danesi M.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he neglected dimension [A]. In Alatis J E (e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aning* [C].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Danesi M. Learning and teaching languages: The role of "conceptual fluenc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5, (5): 3-20.
- [6] Hulstijn J H. Incidental and intentional learning [A]. In Doughty C J & Long M H (eds.).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Oxford: Blackwell, 2003. 349-381.
- [7] Iijima M & Murrow P.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ESL and Metaphoric Competence* [R]. Vancouver: The 2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2006.
- [8] Johnson J. Factors related to cross-language transfer and metaphor interpretation in bilingual children [J].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989, 10(2): 157-177.
- [9] Johnson J. Developmental versus language-based factors in metaphor interpretation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1, 83(4): 470-483.
- [10] Johnson J & Rosano T. Relation of cognitive style to metaphor interpret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J].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993, 14(2): 159-175.
- [11] Johnson J M. Metaphor interpretations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Children and adults [J].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996, 53(1): 219-241.
- [12] Katz A N et al. Norms for 204 literary and 260 nonliterary metaphors on 10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J].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988, 3(4): 191-214.
- [13] Kecskes I & Tünde P. *Foreign Language and Mother Tongue*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0.
- [14] Kogan N. Stylistic varia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Creativity, metaphor and cognitive styles [A]. In Flavell J H & Markman E M (eds.). *A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C].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83. 695-706.
- [15] Littlemore J. Metaphoric competence: A language learning strength of students with a holistic cognitive style? [J]. *TESOL Quarterly*, 2001, 35(3): 459-491.
- [16] Masumi A.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in an EFL Context: The Mental Lexicon and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of Japanese EFL Students* [M]. Tokyo: Toshindo Publishing Co., Ltd, 2005.
- [17] Skoufaki S. Use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A strategy for the guessing of an idiom's meaning [A]. In Mat-

- theoudakis M & Psaltou-Joyce A ( eds. ) . *Selected Papers o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the 1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 Thessaloniki: 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 ,2005. 542-556.
- [18] Verspoor M & Lowie W. Making sense of polysemous words [J]. *Language Learning* ,2003 ,53(3) : 547-586.
- [19] 程珊 胡开宝. 心智与语言体验性研究的新发展——《体验与认知科学》评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08 ( 6 ) :470-472.
- [20] 施光 辛斌. 语言·思维·认知——再论沃尔夫假说[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 ( 1 ) :102-106.
- [21] 王德春. 论语义与认知[J]. *外语电化教学* 2009 ( 3 ) :3-7.
- [22] 魏耀章.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s of Cognitive Ability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Chinese EFL Learners' Metaphor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D].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7.
- [23] 杨伟国. 信息思维与教学改革[J]. *汉字文化* 2001 ( 3 ) :1-7.
- [24] 张炼强. 语言和言语活动的认知思维理据[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7 ( 2 ) :99-114.

附录:隐喻理解难易度判断例句一览表

原始 难度系数	具体+具体	具体+抽象	抽象+具体	抽象+抽象	累计
2.6-3.5	A sailboat is a cat. A fisherman is a spider.	Artists are gods.	Wisdom is a weather-man. Time is the skin of an onion.	A dynasty is a play. Lust is anarchy.	7
3.6-4.5	A lawyer is a light-house. Money is blood.	Poems are the seeds of culture. Rain clouds are pregnant ghosts. Whiskey is penicillin for the soul.	A wish is a butterfly. Time is a physician.	Perception is the father of memory.	8
4.6-5.5	Airplanes are angry birds. A desert is a sea.	A judge is a balance. Official reports are skeletons of the truth.	Thought is a boiling kettle. Each new idea is a sun.	Freedom is truth. The unconscious is the kitchen of ideas. Religion is the lifeblood of society.	9
5.6-6.5	A train is a large worm. A museum is a history book.	Television is the aspirin for boredom. Books are treasure chests of information.	Love is a flower. Loneliness is a desert.	Courtesy is a sweet note in the noise of the city. The soul is a voiceless thought.	8
累计	8	8	8	8	32

作者单位: 1.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北京 100144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29